



生活新方式丛书

韩春旭 著

收藏一个情节

云南人民出版社



生活
新方式
丛书

韩春旭
著

收藏 一个 情节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收藏一个情节/韩春旭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11
(生活新方式丛书)

ISBN 7-222-03867-1

I. 收... II. 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2843 号

丛 书 名: 生活新方式丛书

丛书主编: 邱华栋

策 划: 张 维

责任编辑: 刘存沛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印制: 刘伟能

书 名 收藏一个情节

作 者 韩春旭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经 销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m.peoplespace.net

E-mail mszh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00 千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书 号 ISBN 7-222-03867-1

定 价 12.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上海滇版图书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生命之约/1	
清凉自己/5	
人生的高迈/10	
美质/15	
觉悟/20	
我的富有/27	
润泽的陪伴/33	
穷人·富人/39	
收藏一个情节/43	
悠闲之气/48	
有关“性”的一点思考/52	
过年的哲学/56	
关于男人/60	
人生真爱/70	
宽容之心/75	
入死出生/80	
圆满的爱/87	
我们的大家庭/91	
你是中国人/95	
地母/99	
来吧!爱情	
——我出世了,女人,爱情,生命/105	
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黎明	
——成长吧!我的儿子/120	

目录

Shou cai yu ge ping jia

生命之道

——与我的智慧之父老子共叙“道”之奥秘/131

学校给孩子些什么/144

家庭给孩子些什么/149

社会给孩子些什么/153

遐想在这里诞生/158

我与自己/164

后记/169

目录

Shou cai yi ge ting jie

生命之约

记得那一天清晨，我的心格外的宁静，蓝天和阳光也格外的调和，我一边收拾着屋子，一边又听起台湾歌手蔡琴为 2000 年完成的第一片 CD 唱片《机遇》。对她的歌我的确有一份独爱，那诗一般的宁静，如盘坐在草团上，喝着清茶，彼此在安静、祥和地低声谈话，似乎春夏秋冬，身边的一切都缓缓地、安静地来了，一切也都会正常地缓缓地、安静地去了，这种渗透，只要你能静下心来，就会弥漫到你身体的每一根神经。而此刻，我就更能面对着自己有着自由自在漫步般的思想。其实，思和想是人人灵魂不可缺少的生活。比如，如何看待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如何善待自己获得的一份感受；如何处理身边日常忙碌的事物；如何体味自己内心最需要的是什么，思想如同身体的呼吸一样，那是心灵呼、吸的禅定。

就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是我多年的一位挚友，可以大碗地喝酒，可以大碗地吃肉，笑起来也有着几分荡气回肠的震荡，有着男人几分阳刚的野性，有着文人愤世嫉俗的几分傲骨，有着崇尚精神恪守信念的几分刚烈的理性，也有着理性时常沉沦、混沌、不确定，心灵寻找停泊的几分孩子般的渴望。他说：“春旭，好久没有听

到你讲话了。”

我哈哈地笑了。他说：“你笑得可真开心。”许多人都说我在电话里的笑声显得格外开心。

我说：“你知道，近日我的思想又有一个大收获。”

他说：“快快道来。”

我说：“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很深入人心的口号，就是‘生命在于运动’，还有人说，‘生命在于静止’，在我看来，这都是在仅仅强调事物的这一面时，又偏到了另一面。生命的真相，或者说生命的本质其实在于平衡。我思想的发现就是：生命在于平衡。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不可不遵循这一规则，这也是宇宙间一切生命存在永恒不灭的规则。老子讲的不可言说的‘道’，在我看来，就是平衡论。”

他说：“精彩，棒。”时常在电话里，他就这样回报给我。

由此，我就更有几分兴奋的慷慨激昂。我说：“比如说：你这几天大碗地吃肉，大碗地喝酒，痛快地一醉方休，没关系，但过几天你就该迅速地调整过来，过头脑清醒、一是一、二是二的生活；比如说：你这几天爱小爱人爱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不糟糕，过几天你就要迅速调整过来，拉开些距离，过几天面对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你这几天胃口极好，鸡鸭鱼肉生猛海鲜顿顿饱餐，不紧张，过几天你就要有意识地调整过来，吃些青菜水果；还比如说：你这几天想钱都想到钱眼里了，不可怕，过几天你就要学会从钱眼里钻出来，看看蓝天白云，看不如你有钱的人生

活得怎么比你快乐；还比如……”

我同他交流永远是无拘无束，我说：“不说了，不说了，这‘比如’太多啦，可以说，这‘平衡’的智慧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你获得了这一智慧，生命就会健康、喜悦、美丽、幸福。你不懂得这一智慧，你就会活得别扭，不顺畅，甚至变成痛苦，变成灾祸。”

他说：“了不得，了不得，佩服你，听了你这番话，我下楼梯又有劲了。”

我忍不住又哈哈大笑。我说：“这可是我思想的专利啊！”

他说：“等待你‘生命在于平衡’大作的问世。”

我说：“你拿着电话别动。”

我喜悦地将蔡琴的音乐放大，让他从电话里听到此时蔡琴磁性极美的低语。她说：“我有没有告诉你，有一次我收到一位外国朋友寄来的信，信封上的地址是这样写的：6号、清水街、淡水镇、台北县、台湾省、亚洲、北半球、地球、太阳系、银河、宇宙、上帝，这封信他就是这么写的，而且邮差还照样送到。”

我想，我们互相握着电话，无需要再讲些什么！

在我看来，说大了，人类存在的全部意义，说小了，人生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不断地认识自身，时而向左，时而向右，为了保持在中间，经常地移动和平衡。平衡是瞬间的，平衡却又是永恒的。由此我们感到生命永远的新鲜，永远的翠绿，永远不会变老，不会无趣，不会陈腐，

不会消失灭亡。这就是人在宇宙中所具有的最美的神性。

对你，对我，将生命的体悟进行交流、禅定，这的确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生命之约。

清凉自己

从记事起，母亲就在我脑子里磕下了唠叨：“长大咱可不当什么文人。”在她眼里，文人的嘴、文人的笔都爱招惹是非，且穷又没有真本事。天长日久，在我幼稚的意识里，铸起来的文人形象就在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古怪，迂腐，穷困而又酸里酸气。我的心从根儿就让母亲明了地铺垫好了。

初中毕业，全班几乎一锅端进了一家商场。母亲为我当售货员，不知流过多少次的眼泪，我的命运该说还是幸运的，竟分到眼镜柜台。这里几乎是玻璃的世界，不同式样的眼镜或立或卧十分艺术而别致地摆在玻璃架上，使你一接近柜台就感到一种恬淡、清雅，顾客也显得十分稀少，文化人居多。这在当时商场所有的柜台中也称得上是上乘的了。一道分来的同学都羡慕，眼镜柜台的老师傅也同我开玩笑：“这里卖货可是养人呀，养得姑娘又清秀又文静。”尽管母亲的泪水，把我的心泡得软软的，站在柜台前，似乎眼里的一切都没有着落，但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这毕竟是我生命里投入的第一块新天地，蒙昧中却又充畅着新奇和冀望。

如果说，那时的一切现在留存在记忆里的都已风干，

却有一个人在柜台前的出现，使我的青春从此颤动起来，却是终生不能忘的。

我先是被她的风度所吸引。她望着你，心里立时感受到的不同于其他顾客的一片温馨的平和。无论是在她挑选着自己心爱的眼镜，还是将眼镜戴上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都有着一种特殊的端庄与高雅。她是一位作家，我为她配了一副她感到十分理想的眼镜，她把一本书放进我手里，亲切地说：“今后你就是我的一个小读者，小朋友吧！”记得当时在我手里，仿佛接收的是一片湛蓝的天地。我的心从此被调动起自己也无法形容的一种萌动。我曾独自坐在一块山石上，望着高悬的太阳，望着太阳铺洒在地上的光芒，我在想，我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像她那样，饱含着文化所孕育出的一种高雅、端庄；我要到什么时候，也才会像她那样把自己的每一份情感，细细地向人诉说。想着，想着，眼角涌出了热泪。眼前模糊了，我呆呆地坐在山石上，面对着太阳做着梦幻。我感到日、月、星、辰在自己的心里从此生动起来，它们深入了我的血脉，托出了我的梦，也托出了我的一个青春。

以后，我终于歪歪扭扭地走起了创作之路，再以后我也终于脱离了柜台走入了文化人堆里。编辑的职业当然不是母亲所愿望的，但终归不再是一名售货员了，母亲的心也从此平静了下来。

一转眼，自己在文化的涡流里漫过了十几年。这期间，我曾实在地感受到文化人所具有的文化换回来的一种辉煌，

人们的崇拜，人们的赞叹，人们的毕恭毕敬。文化人在我心里不仅仅是一种进步文明的象征，也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完美的象征。但是，确也在一般时间里，我对文化人充满了自己理不清的困惑。

文人相轻，有时相轻得不敢让人相识。有的人面对着你，充满笑意，赞美之辞，转过身来，就会把你贬损得一钱不值，甚至还要掺上一把谣言，把你毁个彻底，才算心中踏实。所谓“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虚伪、自私、妒忌，交揉在一起，人格上的一种失望似乎让人沉陷在荒原中。

有的人，总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天底下的一切只有他才明察秋毫，他愤慨，无时无刻都在愤慨，好似世界要在他手里全部否定，人间才会获得希望。天地之间，惟我一人，一种自我感觉永远的良好，让人不敢也不愿再接近。

还有人，一生似乎都泡在痛苦中，“痛苦呀，痛苦……”叹老嗟卑，长歌当哭，好似只有他才真正懂得人间的痛苦，只有他在痛苦中把自己塑造得十分深刻。“无病呻吟”以及“书生气味酸”，又让人哭笑不得。

我不是说自己就已完美，文化人的梦，使我感到一种残缺。有多少次我不知不觉就又去了曾养过我的商店。哪怕看一看伙伴们让我熟悉的朴朴实实的微笑，哪怕听一句粗点但让人极开心的话，哪怕有人埋怨的在自己肩上重重地给上一拳。我心里是那么敞亮、热乎、痛快。

不是一位文化人，他凝望着我，却讲了一辈子都让我

记住的话：“现在的书没看头，过去作家是用文化写生活，现在的作家是用生活写文化，文化人办起事来时时让人感觉没文化。”他讲得随随便便，值得我们深思的却又是那么多，那么多……我们文化人价值到底在哪里？！

由于报纸的需要，我曾几次到冰心老人家约稿，在那里我寻到人生修养重要的一课。她老人家辛勤笔耕了六十多年，脸上没有丝毫的傲慢和冷漠，彬彬有礼，嘴角充满着祥和的微笑。她的家没有时髦的家具，也没有什么奢侈的壁纸、地毯，一切都朴朴素素，清雅怡然。因为一篇稿子的题目，她温和地对我说：“你就帮我想个题目吧！”在她那里，全部感受到的是谦虚明达，简朴平淡。望着她老人家，我想着一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里指的不仅仅是学问，而更指的该是学问孕育出来的一种品格，一种修养。

前些天，寻到钱钟书老先生的书《写在人生边上》，当我看着书的封面上这六个字，“人生的边上，边上”，我的脸红了许多。老先生在序中写道：“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的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话说得多么安闲，恬静，博大，天然。人生的意蕴我们又懂得多少。读了几本书，写了几篇文章，就把自己看成是人生的指导者，这是多么的丑陋。那一天，正下着毛毛细雨，心里感到一种意外的清凉，在细雨的漫步中，我独自思索着学问该有的境界。

如果说，艺术的使命在于能把人带入精神上的超拔境界，这境界，包含着对名利的鄙弃，对天然与纯朴的追求，对生死，有着更深一层的体验，对人生价值有更高的认识，对人间成败有更高的评价，那么文化人自身应该是多么冲穆平和，宽朗舒徐，有着高超的人生悟境。

我想，真正的文化人，该是一种人格的建立，风骨的象征，最高人格的典范。人格就是文化人的灵魂。

林语堂先生讲得好：“文做不好有什么要紧，人却不可不做好，行如吃饭，文如吃点心，现代人的毛病就是把点心当饭吃。”这话在幽默与俏皮中，道出了多少深长。

其实，我也仅仅是一个走在文化边上的人，但是一个人无论干些什么，在成长的路上时常地清凉自己，不断地修正自己，脚踏实地地向前走去，该是多么的有必要，尤其在今天这个喧嚣的现代世界里。

人生的高迈

说起人生的“高迈”，似乎有些远离常人。我们既不是将军，又不是哲人，更不是什么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如何谈起“高迈”之词呢？其实，“高迈”一词，让我们人为地滞垢了太多的地位、名誉这些外在的色彩，在我看来，“高迈”是每一个人内心都应有的“欢喜之泉”，它神魔般地支配着一个生命的枯荣盛衰，有了它，你的生命自然就高贵、尊严、幸福起来。

前不久，从美国归来，我能感到许多朋友，对我特有的一种凝望，一种善意而又认真的意味深长的寻找。似乎美国的摩天高楼如同凯旋门般，你从这里走出来，总会羡慕地装上几分崇拜，几分对别人的骄傲。

至今，我的心里还装着一位朋友挚诚、爽朗的询问：“哎，从美国归来，对北京感觉如何？”

我说：“仍然十分亲切。”

他眼里的意外瞬间一闪而后极领悟地说：“你的包容性真强。”

我不想排斥，也不想酸溜溜地回避美国的富有。的确，在好莱坞影城的那一天，乘着飞船，闯进未来世界，身临其境过火山、溶洞、岩浆，嘶喊着扑进恐龙的嘴里，以至

毛骨悚然地感受脚下八级地震，桥咔嚓嚓地断裂，大水逼真地向你迎面冲来。只有美国才有的那份富有，孕育出来的毫不掩饰、毫不吝啬的骄傲，让人顿然眩目，让你开心的刺激。然而，在眩目与刺激的飞光流彩中，更渗入我心中的是一个异乡客漫不经心却莫名收获到的一种切切的空荡。

记得，从北京直飞洛杉矶，接我们去宾馆的先生是河南人，他已在美国生活四年，一直在华人旅行社工作。在别国的领土上，遇到第一位国内的人，一种无遮拦的亲切，使我随口就问：“在美国生活四年，感受如何？”

他讲话的声调平静极了，平静得近乎冷漠，他说：“想发财那么就回中国，想过平常人的生活，混日子那么就在美国。”

刚来美国的那种兴奋，足以使我不反感地接受下任何表情，我心里一略而过的仅是，这是位在美国混得并不很得意的人。

而后一天，我的美国朋友拉上他的在美国华人学校已任教八年、英语极好的一位上海朋友，我们一同去中餐馆吃饭。且不说此人的温文尔雅卓绝到极致，从见面到告别只微微含笑地讲了一句话：“不过挣一点饭钱而已。”我心平气和地容下上海人那份独有的儒雅，而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令我来美国热血开始冷冻，却是咱地道的、我从来都认为热情、大方的北京老乡。

在洛杉矶众多的餐馆中，我们特意进了一家“京东肉

饼”餐馆。显然这里生意不好，就我们一桌吃客在此。老板瘦小、精明，发式、衬衫乃至裤子，都是原汁原叶的北京包装。我本以为老乡见老乡，不说两眼泪汪汪，也会有着格外的热情。拿着点菜簿，看到水饺，其实也是随口一问：“饺子怎么吃。”

“煮完再吃。”老板顺嘴而出，脸上若无其事。

我以为这是中国人到美国熏出来的餐桌幽默，我生冷地享受下来。待吃中，我又随意地问一句：“有咸菜吗？”老板仍是顺嘴而出，脸上若无其事：“家有，自己吃。”

此时，再认为是幽默，我已吞咽得无话可说。美国朋友很有修养地悄声劝我，“生意不好，店里准备出租，别理他。”而后开玩笑地说：“下次我们来这里，你可要从家里拿来给我们吃啊！”

这时，他的脸上才有了几分温情：“家有也不能拿这来，从北京带来的咸菜多珍贵呀！”

我说不出带着怎样一份心情离开的此店。而后在美国的数天，我的心情一次又一次像收税般地接受下无数的冷冻。

忘不了，在一家快餐店，一位憨厚、朴实的来自东北的大学教授收拾着碗筷，那一副孑然的目光：“再干上一年，挣上点儿钱，我一定回国去。”忘不了，百老汇全世界最繁华热闹的 42 街上，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海里，我们无数来自美院、画院的中国画家们，一个小凳、一个画板，并排而坐，在街头为人画像。他们脸上，以至与我相视蹙